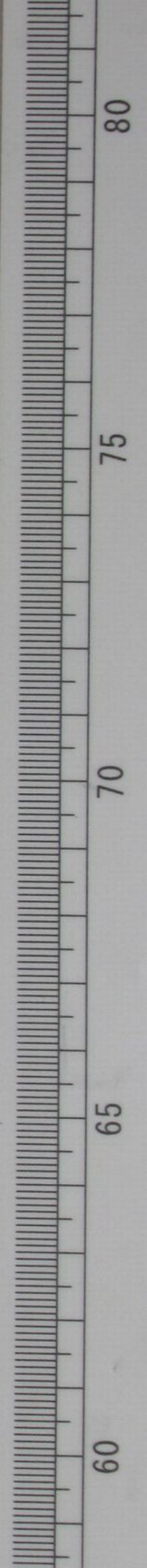


嘻談續錄

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00  
4



找 找

嘻談續錄下卷

債精傳



有箇姓長的名叫長該。有一箇姓白的名教白使。他二人因何有這箇名姓。皆因他都是有名的。借了永遠不還的國手。這一日長該借了一箇姓定的。名叫定後。跟的錢打算也要長該。誰知定後跟要定了。跟的甚緊。長該急了。我白使求救。白使說我的本領不是他的對手。自好我我師傅去。長該說你的師傅是誰。白使說我師傅道號債精老祖。在窟窿山修煉多年。修的妙手空空。

F0200-(4)

澤田瑞穗  
56-08738

永度無窮歲月。靈山隱隱。竟成有債神仙。明日我與你同去拜求。自有解救。二人商議定了。到了五更天。打後門裏一個趙不肖溜出城。一路而來。走過了窟窿橋。繞過了漩人坑。又過了沙土井。行够多時。遠遠望見一座搖擺山。山前立一對棒槌接起來的旂杆。二人來至山前。見一山洞。洞門上刻着四箇大字。窟窿山洞。旁邊有詩一首。上寫着。人見窟窿愁。我見窟窿喜。我非愛窟窿。家在窟窿裏。對門貼一豎條。上寫明日再見。兩旁更有對聯。上聯是。洞裏盡窟窿。不怕你打門打戶。山中無歲

月何愁。我過節過年。二人進了洞門。有穿堂三間。上寫着。得過且過。過了穿堂。遠遠一望。盡是空中樓閣。樓下有舖面兩間。一間開的是油金作。一間是出賣風雲雷雨。又望前走。見一座破廟。匾上寫着窮神廟。進了廟門。見殿宇傾圮。廟貌凋零。壞旂杆前合後仰。破香爐東倒西歪。見一老僧。階前補衲。有一瘦犬。地下酣眠。真是老僧募化隨雲去。餓虎時來傍佛眠。二人上了佛殿。見上面寫着大窮寶殿。殿上供着一位愁眉不展的窮神。幾個焦頭爛頭的窮鬼。兩旁亦有對聯。上聯云。本來赤手

空拳。那個能帶半文錢去。真是窮神餓鬼。誰人肯燒一炷香來。二人出了廟門。又見小小花園。點綴極其幽雅。有幾枝不開花的石榴樹。樹上落着一隻禿尾巴鷹。碧桃樹底下立着一隻磁公雞。旁邊一道小河。乃是一汪死水。水裏有幾條白喫猴的魚。還有幾個窮蛤蚧。走過了小河。看見兩個小童。在那裏學着騎驢。轉影壁玩呢。一個名叫遲遲。一個名叫啞啞。白使是認得的。上前招呼說。師兄。師傅在那裏。童兒說。你來的不巧。剛纔還在雞罩裏睡覺。如今到後山打獵去了。你二人何不同我

前去。一看白使說。狠好。二人跟着童兒。來至後門。見門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但事搜求皆鼠輩。能知射獵亦英雄。童兒開了後門。見後山前好大一箇圍場。二人立住了脚。遠遠觀看。只見債精老祖帶領坑棚拐騙四大帥。閃展騰挪四先鋒。七十二路拐子手。八十一路剪刀兵。拉着走狗。駕着禿尾巴鷹。債精騎的是孫賓的牛。手擎閻王爺的可。四大帥也有光眼子騎撻馬的。也有騎之母豬打線鎗的。大家正在努力上前。只見半中腰竄出一個野兔子來。債精是不見兔兒不撒鷹的。誰知

還戴着帽子。一撒手玩了一個倒栽葱。野兔子摻窟子就跑。四大帥說。跑了你。我不打關東圍。催撻馬就趕。你看好開熱。一箇圍場。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眾好漢前圍後裏。各禽獸東竄西逃。細看禽獸裏。也有遷願的野豬。也有上墳的羊。也有海子裏鹿。也有歷狐狸白眼狼。也有帶帽子的野鷄。帶柳鑽的野貓。還有二尾子撒糞的兔子。各樣禽獸無一不有。可就是沒猴兒。大家正然紛紛打獵。忽見一隻猛虎奔到老祖面前。一撲撲下牛來。一口啣了就走。眾人連忙追趕。四大帥說不必去

追。老虎不敢喫老祖。老祖是没人味的。果然老虎啣至半路。鬆了口。聞了一聞。連頭也不同意。一直去了。債精爬將起來。正要想走。又見一隻人熊撲到跟前。抱着臉就舔。大家說這可不好了。人熊又來舔臉。快去相救。四大帥說。更不必害怕。老祖是千層厚皮臉。舔了一層。還有一層呢。大家這才上前攙起。只見老祖果然一毛不拔。分毫未損。搖搖擺擺進後堂去了。長該白使看了半天。一回頭不見兩箇小童。白使說。我們趁早到後堂見老祖。要緊。二人灣灣轉轉來至後堂。抬頭一看。只見窮光

萬道債氣千條堂柱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拆東牆補西牆。窟窿越掏越大。下聯是借新帳還舊帳。把式愈打愈圓。區是債多不愁。二人上了台階。見左右無門。長該說你師傅門在那裏。白使說我師傅門在房頂兒上。二人只得爬房進門。來至老祖面前。雙膝跪倒。偷睛觀看。只見老祖四方腦袋。兩道空心眉。真是一張千層樺皮臉。紅口白牙。抹着一嘴石灰。半晌微睜一隻眼睛。看見白使說你到此何幹。白使說今有長該欠定後跟的錢。被他跟定。無處躲避。來我弟子求救。弟子是碟子裏

洗澡淺的。狠呢。連夜偷出城來。特求師傅大發慈悲。救長該一命。債精說什麼人的錢。借不得。單要借定後跟的錢。他的道行不淺。你二人如何是他的對手。掐指一算。說定後跟來也。待我設法擒他便了。你二人來的甚早。想來還未吃飯。白使說徒弟們是蟻螞拏頂。還控着鏡兒呢。老祖叫遲遲澄澄來。帶他兩人。廚房用飯。童兒帶他二人來至廚房。見門旁亦有對聯。上聯是睜眼無半文錢。全憑打算。開門少七件事。不怕饑荒。橫披是喫了再說。進了門。只見倒竈扣鍋。少鹽無米。牆上供着一

位冷清清的竈王亦有對聯。上聯是。可憐日日絕烟火。但願人人供辣薑。長該說。這下聯我不懂。遲遲說。我們山中朝朝寒食。久不動烟火。竈王爺想吃點辣薑。趕趕寒。說着大家笑了。遲遲噠噠。連忙上前。燒起噓糊了炭。坐上出溜鍋。下了一斤不見面。剝了一盤蒸不熟。煮不爛的滾刀筋。切了一碟子。沒纓兒的醬蘿蔔。長該白使。伸出空空妙。張開兔開尊。吃了一箇淨盤大。又我補一碗。沒米兒稀。直吃的天愁人怨。猫狗傷心。纔來到老祖面前稱謝。債精說吃飽了。叫長該過來。你先搪他一陣。

給你戴上我的吹氣帽。穿上我的虱子襖。擎上我的溜光槌。再與你派兩員大將。一個叫左先鋒。粘不着唐脫。一個叫右先鋒。抓不着馬冒。大家披掛整齊。放了一個烟兒炮。湊朋子出了洞門。與定後跟交鋒。定後跟一見長該。大聲斷嚇。說長該。你不該聽了白使這小子的話。打後門逃之夭夭。來我債精。是何道理。今日見面。還有何說。快還錢來。饒你一死。長該一聞此言。到底情虛。覺的打了一個晃兒。站不住腳。馬二把下河拏鴨子。敗下陣來。定後跟直追到洞口。挺身大罵。二人逃進洞來。緊

閉洞門。來至債精面前。磕頭請罪。債精說你二人到底草雞毛。待爲師的設法檢他便了。老祖連忙披掛。頭戴一頂紙糊的馮虎。左手使一根不認杖。右手使一根一筆鈎。坐下騎的是端午兒癩蝦蟆。遲遲架着禿尾巴鷹。噠噠抱定磁公雞。開了洞門。與定後跟相見。只見定後跟頭戴一把抓的帽兒。身穿打飯吃的票兒。八個不答應的片子嘴兒。六親不認的楞子眼兒。七輩五不笑的簾子臉兒。四面都是腦杓子的腦殼。左手使的是吐絲繞。右手使的是磨鈍子。坐下騎的是瞎子。放的那個驢。

一見債精。老祖大聲招呼。說債精與你何干。快將長該白使交出。饒你一洞的生靈。債精也不答話。叫遲遲將禿尾巴鷹放起。定後跟忙用吐絲繞把禿尾巴鷹套去。老祖又叫噠噠再將磁公雞攀起。定後跟又用磨鈍子將磁公雞打碎。老祖一見心內着忙。說他將我兩件無價之寶破了。如何是好。自好詐敗伴輸。誘他趕來。再作計較。債精催定端午蝦蟆急急逃走。定後跟打着瞎子驢。緊緊跟隨。債精一面逃。一面在懷中掏出一把陰面小扇子來。用手一搨。搨了一陣過堂風。化了一道長河。



定後跟趕至長河岸前。不見了債精老祖。只見大河阻路。又無渡船。本有一座長橋。又被債精過河拆了。四顧無人望洋而嘆。正在着急。遠遠望見一隻渡船。一個梢公。自上流搖櫓而來。定後跟連忙招呼。說梢公大哥。你看見債精沒有。梢公說剛纔看見他。拆了橋過河去了。就在前面不遠。定後跟說求大哥渡我過河。重重有謝。梢公慢慢將船攏岸。定後跟連忙跳上船來。不上船還好。誰知那船乃是債精變化的一隻沒底兒的船。只見定後跟兩腳登空。翻身落水。那梢公不慌不忙。用手把臉一抹。現出債精老祖本來面目。用手指定罵道。定後跟阿。定後跟你可上了我的晃。噹晃了。管叫你一輩子也拔不出腿來。定後跟在地下叩頭道。我從今以後再不惹你們長白人了。

龜蛇轉生

真武大帝修煉千餘年。當棄凡入聖之時。曾剖腹投五臟於水中。腸化爲蛇。肚化爲龜。所謂龜蛇二將是也。一日真武謂龜蛇云。你二人隨我多年。勤勞卓著。欲使你二人轉生下界。享受塵世之福。以酬昔日辛苦。不知你

二人要托生何樣人。享受何等福。烏龜說。我要托生一富貴官。衣食要豐足。珍饈要適口。嬌嬈豔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願足矣。又問蛇。蛇曰。全非我之所願。我惟願托生一尾龍睛魚。真武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托生水族。蛇曰。托生龍睛魚。非爲別故。我要睜着兩隻大眼睛。看這王八小子。要怎麼樣遮騰。怎麼樣享受。

土地還願

土地見山神。各道貧窮。山神說。何不開門管事。收些香

火才好。土地說。這時候像你我這小衙門。不管事也倒罷了。山神不聽。使小鬼作祟。往來行人多有染病。還願者。一時香火甚盛。土地鬼卒。偶來山神廟前。見桌前遍插高燭。鼎俎滿獻。三牲廟貌莊嚴。金身整肅。不勝涎羨之至。回廟見土地。述說山神何等威濶。何等興隆。我們這般清苦。何不尤而效之。小鬼等亦可稍沾餘潤。土地說。若要我管事。必須大作威福。弄一分大大香火。若止寸楮瓣香。何濟於事。汝等先在本境訪查。如有交好運之人。攝之使來。鬼卒在本境訪查數日。不得其人。土地

說自好越境訪查。小鬼出境等候。良久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瞌睡蟲使他睡熟。夢中屬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還願。其人許唱戲掛袍。三牲供獻。許畢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致富。路過土地祠。許回家再來還願。土地使小鬼坐索。迷住不放。其人曰。行路人未及製辦香楮。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喜歡喫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蹈。唱畢討賞。又將桌上銅錢拏下。作為賞資。將行路蠟燭。拏出兩枝。點燃。插在小鬼髻上。將帳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卽算掛袍。了願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着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們無辜坐蠟。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願管事。都是爾等慫恿。弄了我一身債帳。叫我何日才能還清。

聖賢愁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喫。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卽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邨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

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喫者。喫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白喫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喫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在一傍。就要動手喫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喫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四句。說對了。方准喫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喫說。請你二位先說。洞賓即指匾

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劍將耳朶割下。說割個耳朶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一配。白喫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未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割。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表寸心。二仙說。你真豈有此理。我們一箇割耳。一箇割鼻。你因何只拔一毛。白喫說。

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請分子。

一人生乎最喜請分子。遇事尅扣眾人銀錢。死後閻君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一進地獄。卽與眾人說。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開一個大大天窗。我來承辦。眾人云。我們有錢。不犯花在黑地裏。

護月善求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答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喫的利害了。省之點喫。留點與人看看罷。

偷肉偷油

一廚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窺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於地下。乃對廚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廚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在這裏跪下了。廚子偷

油煉好灌在腸內。趁腸未熟。圍在腰間。用衣遮蓋。忙忙來至二門。恰遇新姑娘回門。走進。腸已透熱。自好挨着疼。躲在一旁。姑奶奶一見太太。眼中落淚。太太見了姑娘。起心裏心疼。說我的心肝。你疼死我了。廚子在旁應之曰。我的大腸。你燙死我了。

嗇刻鬼

有一極嗇刻人。真是不怕餓死。不喫飯。人人皆以嗇刻鬼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花。甯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兇。急呼岸上人來

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嗇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嗇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司。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只見油聲鼎沸。烈焰飛騰。嗇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願乾鍋。鬼卒大喝一聲。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箇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猪狗。嗇刻

鬼哭訴云。罰我變猪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閻王問曰。你有什么冤枉。畜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閻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閻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畜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畜刻的連葱都沒喫過。待爲王的告訴於你。這葱是酸的。連閻王爺也沒喫過。

### 鬼擇主

貪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貪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閻君遂判之曰。你這孽

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貧不能安於貧。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周之蜚。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者。何異。着罰作一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吃不着一物。貪

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 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飢。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棺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巋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

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 嘲採戰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後人祖為採戰之術。一老翁欲效之。廣置姬妾。日夜黝戰。誰知屢戰屢北。遂成虛癆之疾。猶自強戰不輟。延鑿診視。鑿云。腎氣大虛。精髓已竭。非岐補不可。老翁曰。虛不虛。且勿論。不知我還有



腦髓沒有。鑿云。骨髓雖竭。腦髓尚在。翁喜曰。想不到我還有腦髓。請問先生。我這腦髓。還够戰幾回的。

酒誓

一人嗜飲。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眾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眾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鋼。把我壓死。小酒杯。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眾

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沽酒去也。

夫妻頂嘴

小兩口吵嘴。隔壁老太太來勸。說你兩夫婦。因何吵鬧。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良心。人家變着方法服侍他。他總說我不肯服侍。男人說。老太太。不要聽他的話。自娶了他。進門服侍我的時候。很少。他高了興。倒教我服侍他。婦人着急曰。我怎麼不服侍你。人家作月子。一個月工夫。你倒幹了我二十九回屁股。你還說人家不

服侍你呢

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友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回。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上。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上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喫了一缺。餘餅依然未動也。

詼諧類

魁星教讀

孫猴皈依佛教。猶在菩薩面前跳躍。菩薩成之曰。你動而不靜。坐而不甯。如何修性。必須先讀書。方能變化氣質。菩薩商之於地藏菩薩。地藏王說。文昌學問甚好。何不延請。菩薩來拜文昌。求其授教。文昌說。我如何有這工夫。我薦前院魁星。他面目猙獰。學生必怕。終日把筆。書法必高。菩薩甚喜。卽求文昌請魁星上館。菩薩乃是茹素。魁星總要喫葷。又加之先生最喜跳躍。猴子見先

生跳躍。更加跳躍。上行下效。終日跳躍不休。菩薩乃清淨佛地。見鬧的利害。請原薦主來講禮。說你二位薦的好先生。性情乖張。舉止輕佻。教的徒弟益發好動了。文昌地藏一聞此言。大怒。說我們薦先生是好意。你倒派我們不是。大家爭執不休。一同上天來謁玉帝。帝見五位而責之曰。地藏王你終日與鬼打交道。渾渾沉沉焉知請先生之事。文昌終日講陰騭。講道學亦非薦先生之人。菩薩茹素日食黃齋淡飯。豈是供先生之饌。魁星一手拏銀。一足踏地。終日打把式。那知教書之禮。孫猴心猿難鎖。稟性張狂。斷非讀書之輩。汝五位不要饒舌。各歸本位去罷。

### 送行笑話

一人最會說笑話。人人見了總要他說。這日將要遠行。眾人都來公送。臨上轎。眾人攔住。要他說了笑話。方准起身。他說有一箇姑娘在臨街樓上居住。樓下有一尿池。往來人都在此處小便。姑娘在樓上偷看撒尿。那話一一用紙照樣畫出。用剪裁下。另藏一處。樓上住久。畫樣甚多。常常檢出把玩。這一天婆家來娶。臨上轎。將紙

樣一火焚之。洒淚祝曰。從今長別。不勞你們諸位遠送。

梭胡

北五省葉子戲。皆用人頭牌。謂之梭兒胡。牌雖不多。千變萬化。百出不窮。有一老爺。酷好梭胡。竟至廢寢忘餐。晝夜不歸。夫人責之曰。梭兒胡。有甚趣味。你樂此不疲。我倒要請教其中奧妙。老爺說。梭兒胡牌。雖甚少。賀兒最多。鬪起來。比我們兩個人那件事還樂。夫人說。我們何不就幹起那件事來。看看到底那樣樂。老爺說。我們幹此事。就當作鬪梭兒胡。我教你幾個賀兒。夫人脫衣

仰臥美人椅上。老爺說。有了賀兒了。你這叫對兒分的。獨叫兒。老爺拉下褲子來。說我這叫一梭。夫人用手摸弄老爺說。這叫真摸魚。於是那話。挺然特入。老爺說。這叫腰裏插花。夫人掬腰盡納之。老爺說。這叫么紫根。二人正在高興。窗外有一婦人竊聽。說誰在這裏鬪梭兒。胡扒窗一看。老爺太太白晝宣淫。看到情濃之際。未免垂涎。自用手在身下揉弄。老爺回頭看見窗外有人。上前問之曰。你爲什麼。在這裏看歪脖子胡。婦人曰。我沒看歪脖子胡。我在這裏尋梭兒呢。老爺說。你的手在那

聖言系金 卷下  
裏作甚麼。婦人說：我在這裏自搵呢。

蜂雀結拜

麻雀、蜜蜂與蜘蛛拜把子。蜘蛛大哥、麻雀老二、蜜蜂老三。這一日蜘蛛請麻雀、蜜蜂吃酒。麻雀、蜜蜂同來赴約。酒席設在蜘蛛網上。蜘蛛吐絲繞毫，把兩把弟纏住。要喫。麻雀說：你是把兄，那有喫把弟之理。蜘蛛說：如今拜把子，不爲吃還不拜呢。麻雀說：你別吃我，我打食與你喫。蜜蜂說：你也別喫我，我唱崑腔與你聽。蜘蛛念結拜之情，放了麻雀，叫他去打食，放了蜜蜂，叫他唱崑腔。正

唱的高興，忽然來了一箇大牛蜂，被蛛網繞住。蜘蛛上來想喫，被牛蜂一鉤子，螫在肚子上。一箇筋斗滾下去了。麻雀打食回來，不見了蜘蛛，問蜜蜂：大把兄那裏去了。蜜蜂說：你走後，我正唱崑腔，來了一箇穿黃馬褂子的朋友，在把兄肚子上，一髻鬚，玩了一箇翻筋斗，滾在地下，摔了一箇攤場倒壞。

醉鬼

玉帝坐凌霄殿，謂諸神曰：地獄之鬼，有閻君統轄，惟陽世之鬼，無人管束，愈出愈奇。我欲使鍾馗至下界，盡捉

而食之。以懲鬼域之行。而除生靈之害。眾神曰。界分陰陽。陰有鬼。而陽有人。陽世何得有鬼。帝曰。陽世之鬼更多。譬如晝刻鬼。勢利鬼。烏烟鬼。色鬼。賭鬼。醉鬼。皆是也。何可不除。遂命鍾馗至下界捉鬼。鍾馗至下界。飭鬼卒盡拘之。惟醉鬼不見到案。詢之鬼卒。答曰。這醉鬼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夜間關酒發瘋。白日害酒。妝死。實在難捉。鍾馗曰。且將眾鬼烹而食之。先回覆玉旨要緊。行至中途。忽來一人。扭着鍾馗不放。曰。稱我是醉鬼。鍾曰。我正要捉你。你因何反來纏我。醉鬼曰。你是何人。答曰。我

卽是奉命捉鬼的鍾馗。醉鬼曰。你姓鍾。呵。還是大鍾。還是小鍾。鍾曰。此話怎講。醉鬼說。若是大鍾。與你豁三十拳。若是小鍾。與你豁五十拳。豁完了再說。你喫我不喫。我不管。

要打就罵

家眷下店。姑娘到後院解手。見後槽兩箇驢。一箇起客。一箇放勝。在那裏逐趕。店家忙來吆喝。姑娘問曰。這兩箇在那裏做什麼。店家諱言之曰。一箇在那裏罵。一箇在那裏要打。姑娘說。你來哄我。打量我不曉得。店

家說我不敢明言。你因何出口傷人。姑娘說我罵了你。你便怎麼樣。店家說你真罵我。我就要打你了。

驢雲

京中驢車謂之驢雲。坐車謂之駕雲。有一老太太帶着媳婦女兒同駕驢雲。老太太啣着煙袋。坐在車邊上。趕驢車的抱着驢頭。連拉代曳。向來老太太上了驢車。總要與趕車的說些閒話。偏偏這箇趕車的。連一句話也不說。老太太問趕車的。你爲什麼不說話。趕車的說。我一說話就得罪人。惹人罵。老太太說。你自管說。我不罵。

趕車的說。我看車裏姑娘。少奶奶。怎麼那樣白。老太太說。永不出門。在屋裏搗的。趕車的說。我這屁股在褲子裡搗了一輩子。爲什麼不白。老太太原說不罵。一聲也沒言語。又往前走。趕車的扯下褲子。對着車就撒尿。老太太大怒。說好撒野。當着年輕婦女。如何使得。趕車的說。這有什麼要緊。老太太什麼沒見過。小姑娘實在認不得。大奶奶正在用這個。掖起褲子。又往前走。回頭又說。老太太望裏坐。煙袋長。扎了老太太嘴也不好。戳了驢炭也不好。

包工活

夜遊神出巡。巡至一家。天交三鼓。燈燭煌煌。不知裏邊所作何事。喚當方土地來問。土地說。這是在裏頭做人。夜遊神說。多少日子做一個。土地說。十個月做一個。夜遊神說。十個月做一個。何必打夜作。土地說。想是包工活。

戲謔

友人王松濤。嘲喜龍陽對曰。後胯股貼前胯股。大腸頭對小腸頭。進場坐近尿號。於本號門前粘帖云。有人在此大便者。吾即於其大便中。而亦小便之。

這就難了

有兩人最相好。一年老。一年少。老者見少者清秀可愛。甚涎羨之心。雖動而口不敢言。然情不自禁。遂謂少年曰。我有一句話。要對你說。又不好開口。少年云。如此相契。自管請說。老者云。我要說了。你可別惱我。我要玩你一下。少年說。這話從那裏說起。如何使得。老者又云。那麼你玩我一下。少年云。這更使不得。老者云。這就難了。



同音不同字

君子和而不同言人不可苟同。今之稱同字者。竟有音同而實大相反者。如共嫖一妓。謂之同淫。與韻共生楊梅。謂之同瘡。與韻妻妾稱呼。謂之同屨。與韻共挾一優。謂之同門。共生痔漏。謂之同管。與韻共嫖一處。謂之同院。夥偷挖洞。謂之同穴。共入澡堂。謂之同洗。與韻共犯一事。謂之同案。共請王命。謂之同鄉。與韻

鬚鬚過人

一老爺最愛惜鬚鬚。頻頻使了髮梳洗了。鬚年紀日見其大。老爺鬚鬚日見其白。遂命了髮檢白的拔去。了鬚說。這鬚鬚白多黑少。莫若去黑留白。倒覺好看。連拔幾根。老爺忙將拔下鬚鬚。用紙包好。交了髮收存。了鬚說。這鬚鬚有何好處。如此珍重。老爺說。這鬚鬚怎麼不好。了鬚說。這鬚鬚最愛過人。

聽笑話

夫婦同睡。婦握夫陽。問是何物。夫曰。這是笑話。夫亦指妻牝戶。問是何物。妻曰。這也是笑話。夫曰。兩物不一。如何同名。妻曰。你是公笑話。我是母笑話。夫曰。我這笑話。

要尙你那笑話何如。妻曰可。雲雨正濃。婦問夫曰。你那笑話還有沒有。夫曰都進去了。實在沒有了。不信你摸妻摸而問之曰。笑話却沒有了。這兩箇在外頭的是什麼。答曰。這是聽笑話的。

陶人生子

一陶人家小康而無子。常捨烏盆以濟人用。後果生子。因捨盆而生。卽名之曰盆兒。過數年又生一子。分娩時有人買盆種花。要打眼兒。卽名之曰眼兒。逾歲盆兒夭亡。陶人痛哭不止。隣人勸之曰。你何必哭。慢慢熬之罷。熬的你那眼兒有益兒那麼大就好了。

罕譬奇喻

一老二少三人同行。共宿旅店。飯後閉談。此少謂彼少曰。我把你好有一比。彼少曰。比作何來。此少曰。你好比我的女人。彼少大駭。問此話從何說起。此少曰。我與你同店共宿。燈下談心。頗不寂寞。與在家無異。豈不是與我女人一般。彼少曰。我把你也有一比。好比一個驢。此少曰。此比太覺不倫。彼少曰。我與你結伴同行。一路攜手言歡。到店中竟不覺乏。豈不是與驢一樣。二少謂老

言金 卷下  
翁曰我二人把你也有一比把你比作烏龜老翁笑曰  
你二位因何有此妙喻二少曰龜爲卜我等少不更事  
時時請教於你猶如問卜決疑一般你與烏龜何異老  
翁說我把你二人也有一比二少曰如何比老翁曰好  
比我兩箇兒子二少說比的太豈有此理老翁說若論  
我的年紀。比起來已經甚像了。要論你二位這談吐。竟  
把老人家。比作烏龜。我若是烏龜。你二人豈不是兩個  
龜兒子。

打手式

京城當差最勤。雖小差使亦要起五更有把弟兄二人  
起早當差。行至街上。纔打三更。見大門羣房牆上小窗。  
尙有燈亮。把兄謂把弟曰。天氣尙早。我們何不看看窗  
內所作何事。把弟說很好。你登之我的肩膀。上去先看。  
看完我再。看把兄上了把弟肩膀。一手抓牆。一手將窗  
紙扒開。望裏一瞧。却是兩夫婦在那裏行房。把兄看之  
良久。捨不得下來。把弟一則急欲要看。二則肩膀甚疼。  
在下問把兄曰。你到底看裏頭是作什麼。把兄既不敢  
直言。更不敢出聲。在上用一指插入口。十一出一入。

式曰如此如此

富翁求鬚

一富翁妻財子祿皆有。惟鬚鬚一根也無。或告之曰。拜北斗。可以長鬚。富翁朝夕禮拜甚虔。夢斗母告之曰。爾應有一部好鬚。所以不長之故。爾速到某相士處問之。富翁如其言來訪相士。相士見而異之。曰。細相尊範。原宜有鬚。久已夫萌。過於內。如錐處囊中。其不能脫穎而出者。臉皮太厚之故耳。富翁曰。眉生臉上。因何又有毛生身下。爲何孔多。上下兩歧。請問其詳。相士曰。論其下。你滿子最深溝。深多茂草。論其上。你眼皮太淺。皮淺易生毛。

老翁四要

一老翁年過花甲。猶欲娶妾。友人勸之曰。老兄年逾耳順。精力漸衰。何必作此有名無實之事。老翁不悅曰。我老當益壯。汝何以知我有名無實。我偏要名實兼而有之。友曰。既要納寵。未識要何等人。翁曰。我不要嬌嬈幼女。只要平常少婦。一要體胖。二要拳大。三要指尖。四要有七八月身孕。友曰。老兄所要。令人不解。翁曰。六十非

人不暖。體胖好給我發被。拳大好與我捶腿。指尖好與我搔背。要七八月身孕者。萬一我一時高興。恐那話疲軟不舉。好教他底下伸出小手兒來望裏拉。

小親家

有見少婦抱小兒吃乳酥胸半露甚覺可愛。乃討便宜曰。好個小寶貝。好個乖兒子。婦知其輕薄。接口曰。既好。你把女兒與他做媳婦。其人答曰。若如此。我又要叫你了。婦曰。你叫我什麼。我叫你親親熱熱的小親家。何至如此。

把弟兄一路同行。夜深投宿。因店房住滿。惟樓房一間。可住此樓。正在店東臥房之上。向不住人。亦無床鋪。天氣炎熱。二人裸體就樓板而眠。二鼓以後。忽聽樓下有聲。把兄爬起。見樓板有一孔。望下偷看見是店東小夫婦交媾。看到高興之時。欲叫把弟同看。又不好出聲。只好招之以手。把弟見把兄赤條條爬在樓板上。用手相招。誤會其有鬻風也。上前將那話插入鬻內。把兄被刺大怒。赤身躍起。且呼且罵曰。我叫你來看人。誰叫你來玩我。正在吵鬧。店東聞之上樓勸曰。你二位都是好朋

友何必吵鬧。瞧我罷。把兄說。你還說。瞧你呢。要不是因為瞧你。把弟何敢如此。我又何至如此。

嘲馮姓

蘇州人家曬兩樛子於門外。瞽者不知誤撒小便。其婦喝罵。嫂忙問曰。這瞎眼的臭濃血。滴在你那裏頭。還是滴在我這裏頭。姑同云。嫂說得不明白。我馬子有兩點。你馬子也有兩點。

龜蛇對

一秀才夏日下池塘浴水。被蛇將下身咬了一口。血

漂。朴秀才怒極。將池水涸乾。果見一蛇。綠質白章。用劍斬為兩段。一面淨身。一面作對曰。斬斷蛇足。干箇綠洗。出龜頭一點紅。

解語

捆起來。螃蟹在儘底下說話。與衆蟹曰。我實在壓的難受。捆的要死。你們輕之點。壓讓我到上頭去。鬆動鬆動。衆蟹笑之曰。你別妄想了。壓之你。怕你橫行。捆住你。雖然難受。却。要不了命。若放了你。扔在蒸籠裏。一撒歡兒。可就伸了腿了。剛糟的螃蟹。在甕內說話。小蟹謂大蟹

日我此時覺之酒氣燻蒸。屁股底下。又麻又辣。我要逃。席覓一無酒之處。躲避躲避。大蠓責之曰。你到底是小。螃蠏架不住酒。你那知喫麻了嘴。可就快醉了。剛蒸的。螃蠏在籠內說話。老蠓謂小蠓曰。我心裏熱得狠。我要。爬在頭一層去。涼快涼快。小蠓勸之曰。你老人家老不。歇心。你那知心裏熱得狠。可就快紅了。

幹令

一資郎納一縣令。自誇明幹有爲。郡守到任。預備公所。無不講究。令稟曰。公所中諸事俱備。請閱之。郡守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又見一像。問之曰。是陸漸鴻。又入一室。諸肴俱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郡守大笑曰。不必再望。下看了。若到飯房。一定供米。元章若到馬房。一定供司馬遷矣。

蛛絲襖

一小官極聰俊。穿一件時花翠色綢襖。在人前賣弄。人。見而誚之曰。此綢甚奇。並非蠶絲所織。乃蜘蛛絲也。小。官問其故。荅曰。你看這絲根根。都是從屁股眼裡抽出。來的。如何不是蛛絲。

荔裳善說

宋荔裳先生少負異才。生平善說。都中有一市僧。本驟馬牙販。因善於趨附。遂成巨富。一日大啟堂。構落成。讌客。壁間處處有孔。尙未封塞。客疑而問之。荅曰。此手脚眼也。蓋匠役上屋。留置手足之處。荔裳在坐。譁然曰。主人翁有妙對矣。客問何對。荅曰。手脚眼恰對頭口牙。滿座絕倒。又有一人居旗籍。嘗狎一婦。恣意留戀。而吝於資給。婦却之不能。恨之切齒。強與交歡。齧其舌。急走赴衙。喊冤。此人抱痛幾絕。半刻方蘇。問知婦已往。想矣。策馬急追。意在調停。中途不及。而還。荔裳聞而笑曰。馴不及舌。此之謂也。新語流傳。爲一時佳話。

卵變

一官貧且酷。生一子甫四齡。被拐兒拐去。以酒飲之。乘醉裝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洩便。年長漸大。不數年。漲滿罈中矣。破罈出之。形圓如毬。手足奉縮。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拐兒圍以幔。索觀者。錢日間。惟啖以棗栗。若飲酒。卽驟長也。有司執而鞫之。得其情。飲以酒。特然立。頎然長。展體舒。溲。抽擗露腦。



居然一大人也。或問之曰：卵飲酒能變大人，未知大人飲酒仍能變卵乎？對曰：不能。卵形圓，人形長。大人飲了酒，豈能再圓？自好變一長物，與卵相近者。問者譁然。

乾親家

阮與卵老二與稽與髻大哥閑談，說我二人同院居住，痛癢相關，真是掰不開的交情。我們何不作了親家，更覺親熱？阮老二說：我有兩子，拜給你作乾兒，何如？稽大哥說：狼好。阮老二說：我要帶他兩個，見見乾媽。稽大哥說：你親家母有皮氣，肚量小，容不下人。你在門外等，我

先進去探一探。阮老二在門外等候，只聽得裡頭打捶，打得痛哭流涕，眼水直流，流了乾親家乾兒子一身。又等了許久，只見稽大哥在門內熱騰騰的，扭將出來，垂頭喪氣，頭面濡濕，喘吁吁對乾親家曰：我剛闖進門去，你親家母就吃醉了，與我打捶，打的他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稀飯。你看乾親家如今成了乾親家了。阮老二說：豈止你成了乾親家，你看你那兩個乾兒子如今竟成了濕兒子了呢。

不懂眼

口言金 卷下  
一闕客狎優宿娼。縱情花柳。一日跟兔與撈毛。同來催請闕客說。我一人如何到兩處去。我出一對。那個對得上。我到那家去。二人說粗俗的尙可。闕客說肚臍眼跟兔的說。我對屁股眼。闕客說對不上。跟兔的說。肚臍眼對屁股眼。還說對不上。想來不好男風。撈毛的說。我也對肚臍眼。闕客說更對不上。撈毛說肚臍眼對肚臍眼。那才真對上了呢。你還說對不上。你這個人。不但沒開過眼。撿直的不懂眼。

嘲中人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老翁業此多年。家小康。買竈下婢生一子。乞星士算之。星士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星士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蝸號將軍。螿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翁不知其戲。述星士語誇示同儕。日以封翁自負。兒長性憨。年十八。惟讀大學三頁。人問令郎讀左傳否。翁曰。左傳已讀。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兒年二十。頑鈍如

初翁恐前言不驗。復質諸星士。星士笑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兒博封誥哉。翁問何銜。答曰。中人科中人。升賣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聞者噴飯。

### 疑糞

一京人善詬諧而多疑。家住屎大院胡同門前。有一大院。爲眾人出恭之所。每日清晨必親到大院。擇粗大堅長之糞。盡行檢去。友見而訝之曰。吾兄家稱小康。何至作此齷齪營生。其人曰。我家與此地甚近。我若不把粗

大堅長之糞。檢去。人或疑是我拉的。我可就不够朋友了。

### 龜蛇結拜

烏龜與長蟲結拜。龜爲兄。蛇爲弟。把兄引把弟拜見。把嫂。誰知龜喜與蛇交。把弟見了把嫂。眉來眼去。彼此傳情。把兄一見。忙撒龜尿。將把弟圈住。蛇畏其尿。不敢出其圈。把兄乃放心而去。把嫂見烏龜已走。潛將把弟背出圈外。與之交。交畢仍置圈中。烏龜回見蛇尙在圈內。甚覺得意。乃自誇曰。若不是我把長老二裝在圈子裏。

我這實缺烏龜早加王八銜了。

水族過年

水晶宮水族過年。同喫年酒。大家行令都要說恭而有禮之語。更要切自己名姓。於是大家讓鯉魚上坐。鯉魚說不敢當。我這裡還禮了。又讓金魚。金魚說我這裡請金安了。又讓鮎魚。鮎魚說我這裡叩年喜了。又讓鯪魚。鯪魚說我這裡磕嚮頭了。又讓萬魚。萬魚說我這裡道萬福了。又讓泥鰍。泥鰍說我這裡泥首了。又讓螃蟹。螃蟹說我這裡旁侍了。又讓長蟲。長蟲說我這裡長跪了。

又讓團魚。團魚一時說不出。想了半天。望眾人。大笑曰。我自好在這裏團拜罷。

萬化盆

一翁爲富不仁。生一子。性甚癡。最奢華。家有數萬貲。不足供其揮霍也。一日有以巨盆來售者。自謂無價之寶。名爲萬化盆。無論人物金珠。置盆中。一可化十。十可化百。非重價不易也。癡子甚愛之。試以金錢果驗。出萬金。售之。藏諸空室。值夏日。其妻誤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少婦十人。酷肖其妻。乃裸裎入盆中。效于飛之樂。偕

魚水之歡。越數日。其父亦在盆中浴。癡子見盆中有老翁十人。酷肖其父。乃大喜曰。一父之所積。不敷一子之用。十父之所出。足供一世之需。然事繁父眾。必須分其任。以專責成。乃示之曰。諸父中有智慧者。使之學而仕。爲我育妻孥。捐功名。有勇力者。使之戰疆場。爲我奏膚功。博封蔭。善理財者。使之充商賈。爲我權子母。擁厚貲。能務農者。使之服稼穡。爲我耕南畝。裕倉諸爾。諸父宜各司其事。勿忝父職。盆中父一聞此言。齊聲大罵曰。爲子不能。父厥父。乃子厥父。試問十人。可以養一人。十父豈能生一子。傳曰。父一而已。豈何能十。言訖。父仍化爲一。從此盆亦不靈。而家貧如洗焉。

天佑

妯娌談天。嫂曰。天下人。惟婦人之心最慈。男子之心最狠。嬖問其故。答曰。譬如作那件事。婦人服侍男子。百般肆應。曲盡綢繆。猶如屬吏逢迎上司一般。恨不能致其身。以遂其樂。男子交妬婦人。忿情縱送。竭力衝突。猶如酷吏用刑一樣。恨不能索其命。以竭其歡。誰知夫也不良。天實默佑。男子使的勁兒越大。婦人越覺之舒服。嬖

曰天實爲之雖猛何爲

殊稟類

物大物小

兩夫妻夫之物極小妻之物甚大每行事夫將陽物放入惟恐顧此失彼乃上之下之左之右之四面衝突雖已竭生平之力猶未博片時之歡夫問妻曰貴花封幅頓遼潤予小子肆應多疎不知娘子有點知覺否妻曰却未見絲毫動靜但覺得那西北角上稍覺鬆豁那東南角上你尚能極力鑽研雖未能一律通暢則微勞足錄亦可死於薦剗矣

言金 卷一  
三  
傻子赴席

有一傻女婿。丈人請他赴席。妻屬之曰。你到我家。話要少說。無論何物。總以古字稱之。既不出醜。而且典雅。傻婿唯唯。來在丈人家中。坐下一言不發。丈人讓茶。傻婿一見茶碗。說好一個古碗。及喫飯上菜。看見菜盤。說好一箇古盤。丈人大喜。說女婿不傻。丈母出來讓酒。現懷臨月身孕。饜饜大腹。傻婿一見。說好一箇古肚。丈人出外解手。隔窗看見丈人那話。說好一箇古槌。

瞎子吃魚

衆瞎子打平喫魚。錢少魚小。魚少人多。自好用大鍋。潑湯。大家嘗嘗鮮味而已。瞎子沒喫過魚。活的就往鍋裏扔。小魚。蹦在鍋外。而衆瞎不知也。大家圍在鍋前。齊聲讚曰。好鮮湯。好鮮湯。誰知那魚在地下。蹦蹦在瞎子脚上。呼曰。魚沒在鍋裏。衆瞎嘆曰。阿彌陀佛。虧得魚在鍋外。若在鍋中。大家都要鮮死了。

馱子成家

一馱子成家。日久不知交合。婦人抱之。使上導。之使入。馱子又驚又喜。曰。想不到我這東西。竟會讚在他肚子。

裏去亂斫之下。到了吃緊之際。馱子大叫曰。雀兒要撒  
屎。趕緊拔出一看。大驚說。了不得了。他的肚子底下被  
我戳了一箇窟窿。定有性命之憂。匆匆出門。覓一皮匠。  
求其速速縫好。皮匠知其馱途與婦私事。畢對馱子曰。  
縫好了。快去看。馱子來至房中。一看大罵。說我教你用  
針線縫。誰教你用漿子給他糊上了。

懼內啣骨

把兄把弟隔牆隣居。把兄懼內。把弟盡知而欲勸之。謂  
把兄曰。把嫂持家甚嚴。有威可畏。吾兄能不望而生畏。

我。院中扔把兄說。你還說呢。因爲你不給現銀你嫂子  
生氣。叫我把骨頭一塊一塊啣。在你院裡來。還要與我  
算帳呢。把弟說。你不是說不怕嗎。這樣婦人如此可惡。  
若是叫我一句話還未說完。把弟婦人在房中大呼曰。  
叫你要怎麼樣。把弟說。若是教我。我兩塊兩塊的啣。

口頭語

把弟兄都有口頭語。把兄愛說。豈有此理。把弟愛說。那  
有這麼件事。把兄與把弟曰。我兩人這口頭語。應該改  
一改。自今日爲始。如果誰再說。罰錢兩串。



說狠好第二日把兄來我把弟一見面把兄說了不得  
昨晚失了盜把弟說失了何物答曰被賊把後院井偷  
去了把弟說那有這麼件事把兄說狠了口頭語罰你  
罰你明日一早來取錢米把弟懊悔而回見了婦人愁  
眉不展婦人問曰你今日回來如何這樣愁煩丈夫說  
我犯了口頭語輸給把兄錢二千米二斗明日就要來  
取因此愁煩婦人說我倒有一箇主意你明日一早妝  
死我把你停在門板上用紙蓋好把兄來了我自有道  
理丈夫應允次日如法妝死把兄一早就來叫門婦人

乎把兄曰豈但我不怕他他還怕我把弟說我不信明  
日吾兄備一小東我來拜領果然把嫂真怕把兄願賭  
絞銀四兩席一棹把兄說甚好二人言定把兄回到家  
中躊躇良久對婦人曰我終日怕你且終身怕你今日  
我與把弟賭下東道明日他來暫屈尊駕怕我一時罰  
銀四兩與你買花戴酒席我兩人同享不知娘子尊意  
如何婦人說暫時從權亦無不有就怕沒有現銀男人  
說斷不能錯次日把弟來家治酒款待把兄說弟非外  
八叫你嫂子出來張羅酒飯大聲呼曰孛茶來婦人端

而。出。又。大。聲。曰。曰。拏。酒。來。婦。人。又。執。壺。而。出。雅。意。殷。殷。頗。稱。恭。順。把。弟。一。見。甚。爲。詫。異。說。今。日。與。往。日。大。不。相。同。其。中。必。有。緣。故。告。辭。欲。行。把。兄。說。你。看。見。了。沒。有。快。拏。銀。子。來。把。弟。說。回。家。一。之。送。來。說。畢。匆。匆。而。去。婦。人。見。把。弟。已。走。並。無。現。銀。翻。臉。大。罵。說。好。大。膽。誑。騙。老。娘。其。情。可。惡。望。地。下。一。看。滿。地。扔。的。吃。贖。下。骨。頭。婦。人。提。着。丈。夫。耳。朵。說。你。與。我。一。塊。一。塊。啣。過。牆。去。丟。在。把。弟。院。中。然。後。與。你。算。帳。丈。夫。爬。在。地。下。啣。了。一。塊。上。了。牆。把。骨。頭。一。扔。把。弟。在。院。中。看。見。說。把。兄。你。啣。什。麼。望。

開門將把兄讓進掩面假哭把兄看見房中停尸弟婦在傍啼哭忙問把弟在那裏婦人說昨日回家走至院中被鴨子一脚踢死了把兄說豈有此理把弟在紙裏翻身爬起大聲呼曰不該不該

傻三

一僕人最傻名叫傻三使他買東西常常錯買老爺叫他買豬肝他把竹竿買來叫他喚修腳他把修馬掌的叫來叫他買茶壺他把夜壺買來老爺因他太傻叫他馬圈喂馬這一日老爺要出門傻三到上房間曰還是

備有厩子的馬備沒厩子的馬。老爺大怒說當之內巷如此撒野。拳打脚踢不之門外。傻三坐在門前大哭。不尼僧素識認。路過問之曰。你因何啼哭。傻三將備馬挨打之事告之。尼僧曰。你說錯了。怎麼不該打。以後備馬。你要問備兒馬。備騾馬就是了。傻三謹記。後又叫他僦馬。傻三照尼僧之言。問之。老爺大喜。說傻三說話有見識了。太太在旁曰。這話未必是他說的。一定有人教他的。老爺問是誰教的。傻三說。是一個沒毬毬的和尙教我的。

富家變了

一富翁尅薄成家。積買數萬。猶時時吝嗇較量。錙銖人皆怨恨。咒之曰。此等人悖入悖出。定有報應。富翁聞之。憤恨已極。有一子年已成人。性憨傻。最奢侈。富翁教之曰。你已成。人尚不辨黍麥。我欲令家人帶你出門看看。物力艱難。試東西貴賤。傻子欣然樂從。富翁卽令家僮帶之出門。出得城來。行至山中。看見石匠在那裏鑿石。打成大小石獅。二個。傻子甚愛。一定要買。忙問價值多少。石匠認得是富家傻子。乃誑之曰。下師子要銀三

千六狗子要銀五千。傻子說要價不多快給我。擡了家去。石匠先將小石獅送到家中。傻子回家見了父親。欣然告之曰。我買便宜回來了。父問買何物。傻子令人將石獅擡進。父問價值若干。傻子說價值三千。翁大怒。罵之曰。你用重價買此無用之物。真乃敗家之子。怪不得人說我總有報應。傻子鼓掌大笑曰。我告訴你罷。這還是小報應。還有一個大報應在後頭呢。

不利語

有一人慣說不利之語。人皆厭之。一富翁新造廳房一

所。慣說不利者往看。親至門前敲門不應。大罵曰。浪牢門爲何關的。這樣緊。想必是死絕了。翁出而怪之曰。我此房費盡千金。不是容易你出此不利之言。太覺不情。其人曰。此房若賣。只好值五百金罷了。如何要這樣大價。翁怒曰。我並未要賣。因何估價。其人曰。我勸你賣。是好意。若遇一場天火。連屁也不值。一家五十得子。三朝人皆往賀。伊亦欲往。友人勸之曰。你說話不利。不去爲佳。其人曰。我與你同去。我一言不發。何如。友曰。你果不言。方可去得。同到生子之家。入門叩喜。直到入席喫酒。

暗言新錄 卷下  
始終不發一言。友甚悅之。臨行見主人致謝曰：今日我可一句話也沒說。我走後你的娃娃要抽四六風死了。可不與我相干。

聞鼻煙

一瞎子夫婦同床。妻暗約一人與之交合。夫聞聲問曰：是何處响。妻曰：想是隔壁喫水烟。不要管他。少頃又响。瞎子曰：好奇怪。這响光景不遠。覺之一抽一抽的動。不像喫水煙倒像在那裏聞鼻煙呢。

有本有利

一婦有姿色。窮商欲謀娶之。恐其不許。乃賄托媒人極言其買賣興旺。家資富饒。婦許之。及過門。見店舖蕭然。家無長物。知墮計中。輒大哭不止。怨恨媒人。窮商以陽物托出。豐偉異常。放在櫃台上。連敲數下。仍收起。乃自誇曰：別人的本錢放在字號裏。我的本錢常常帶在身邊。如娘子不願從。聽從尊便。婦忙掩面拭淚曰：誰說你什麼來作買賣。最怕沒本錢。若是有本錢。還怕生不出利來。

喫麻團

一秃子秃的光板無毛。溜滑淨肉。將要娶妻。惟恐新人看見。恥笑。預將牆上開一大洞。接新人過門。入房。卽摘帽。鑽入洞內。非吹燈不肯出頭。次日黎明。仍戴帽出門。而去。妻甚疑之。乃自忖曰。我自從過門。總未見過新郎之面。入房。卽埋頭不出。不知是何緣故。趁他未回。先將飯鍋放在洞內。俟他回來。鑽洞觸飯而出。見新郎之面。此計甚善。秃子到晚間。施施從外來。進房。又望洞內。一鑽。那秃屎恰恰撞入飯鍋之內。趕緊放出。對新人曰。拙夫今日回家。無別物可敬。誌娘子喫一箇新出鍋的。

大麻團

仙方治病

一翁患疝氣病。百醫罔效。其子求海上奇方。要用虎皮一兩。獬豸屎八錢。煎服。立愈。其子遍覓不得。或告之曰。都司品級是老虎。都老爺品級是獬豸。何不往求二者。得兼。其子先到都閩府。候之良久。人問曰。你在此等誰。其子以求虎皮告之。人曰。你竟不必等。這都司畏刀避劍。怕死貪生。是一個紙糊的老虎。他那裏還有皮。其子又到都老爺門前。來討豸屎。又有人告之曰。你更不必。

等這都老爺仗馬寒蟬。捫舌滅口。連屁都不敢放一個。那裏還有屎。

妾名忠孝

一老翁年逾耳順。猶御女不輟。新買二妾。求先生起一美名。先生說一箇名忠。一箇名孝。老翁說忠孝二字太道學。不甚風雅。請問二字出於何典。先生曰。千字文有之。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嘻談續錄下卷終

